

生/活/随/笔

知春



张春燕

立春之后,只要仔细观察体味,你就会发现——那凛冽的、肃杀的、曾经让人胆寒的风儿渐渐变了性情,开始有了柔和的面容;再以后,就有了让人更加舒服的温润之感。如一个原本绷着脸的冷面杀手,得到渴望爱、渴望美、渴望温暖的世人的感召后,慢慢变得柔和、多情而暖心。这一改变,让天地亮起来,让空气香起来,让世界美起来。

知道并且欣赏、陪伴风儿改变的,是梅花。这敏感、细腻、秀美、有着清幽绵长香韵、倔强坚韧品性的生命,让有些顽皮、任性的风儿奈何它不得。风儿寒冷刺骨的时候,梅树坚强隐忍地生长、发芽、开花;风儿慢慢变得柔和、温润的时候,梅花开得更欢,花儿更香更艳。春日里,这一对欢喜冤家,都是人们喜欢的可爱精灵。

辛稼轩,一个世人眼里刚毅、豪放、悲壮的英雄,也是一个敏锐、细致、才情纵横的词人。正因为梅花与他有精神上的共鸣与共振,他与梅花可谓惺惺相惜,相互欣赏,相互爱怜。他歌赞梅花的词就是这种相敬、相惜与相怜情绪的最好表现:“百花头上开,冰雪寒中见。霜月定相知,先识春风面。”“老去惜花心已懒,爱梅犹绕江村。一枝先破玉溪春。更无花态度,全有雪精神。”英雄迟暮犹爱梅,只因梅花早知春。

与梅花相守相惜的,不只是辛稼轩,也不只是我们人类。最爱梅花的动物,其实是蜜蜂。这种很早知春、也特别盼望和喜欢春天的昆虫,在梅花丛中穿梭歌唱,向花儿献着它们永世不变的炽爱与殷勤。那姿态、那歌声,足以感动梅花和所有爱花、拍花的人。人们在拍摄

梅花的时候,总是努力将镜头伸向一边为花儿“嗡嗡”献唱、一边绕着花儿采集花粉花蜜的它们,希望捕捉到它们带给花树、带给世界的灵动、和谐、美好的春韵。杜甫的“花暖蜜蜂喧”,勾勒出的和美春景,就是蜜蜂对花儿情意的欢快表达。

蛇,也是对春讯、春意有着敏锐感知能力的动物。它用身上密集的触觉感受器——鳞片,来感知风的变柔,水的变暖,土的解冻;用快速吐舌来收集空气中的气味颗粒,并瞬间将这些气味颗粒送进口腔,以飞快感知花的芬芳、草的清香,即时分辨调动起它们兴奋和激情的猎物信息。它从冬眠中苏醒的日子,也是大地披上锦绣的时候。

正月初四,家住渝东北某乡镇的刘忠兰就要启程回东莞了。她在一家服装加工企业打工。年前,他们公司已将春节后的生产任务下达达到车间。这次是要完成一批儿童春装订单,季节性很强,交货时间紧,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后,除节日加班补贴外,他们还可以拿到一笔不算太少的奖金。临上车前,她对眼巴巴望着自己、万分不舍的女儿说:“妈妈要回厂头去赶制春装。挣了钱,也给你买春天穿的漂亮衣服。”

乙巳蛇年,立春过后,在人们步入熟悉又新鲜的工作、生活场景之际,那顽皮而神秘、稚气又可爱的春风,就会舒展双翅,翩然而至,把人们仰望的眼、把人们渴求的心都染绿,让所有人的身心,还有他们的步履、他们的前方,都和风拂煦,春意荡漾,生机盎然。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往/事/如/烟

遇见陡溪桥



宋六梅

那一年,我21岁,青春年华与古老廊桥初遇,如一场不经意的恋爱,热烈、深刻。

大学毕业,我被分到一所乡镇中学。远离家乡,以校为家,很快和学生们成了朋友。他们喜欢我这个大姐姐般的英语老师,我也喜欢他们的淳朴和可爱。和学生熟悉后,周末生活也丰富起来。果子熟了,学生约我去家里摘果;暖阳光,约我去爬山、野炊。

也是在那段时日,我初遇陡溪桥。周末中午在学生家里吃了刨猪汤。饭后,她提议我们去陡溪桥耍。

说走就走,我们师生六人,立马出发。山高路陡,路是石板路,有些石板已松动,路边的枯枝野草不时窜到路上,领头的男生一脚把野枝踢开,一副“开路先锋”的模样。本应是老师保护学生,却成了学生们保护老师。大家嘻嘻哈哈,边走边唱歌。我们走到哪,寂静的山野就沸腾到哪。

半个多小时到达山脚。这是一条夹皮沟,两边高山耸立,垂直高度近百米。铁路、公路、河流相伴而行,以几乎笔直的线路,向山里延伸。我们沿着公路,继续走路。

经过红岩煤矿,两边厂区林立,矿井口高耸。再往里走,一幢幢高大的房屋出现在眼前,前面是公路,后面是铁路,一字排开,煞是壮观。这是“三线建设”时期的海军仓库,学生告诉我,以前有人站岗。我惊讶于大山深处居然藏着如此庞大的建筑。

走到公路尽头,旁边河流从对面山涧流出,冲积出一片平滩,良田沃土。放眼望去,三面环山,缓坡处居住着十几户人家,房顶炊烟袅袅,犹如世外桃源。河两岸有十余株古树,高大苍翠,青山碧水间,一座古老的廊桥横跨在孝子河上。

见到陡溪桥,我抑制不住的兴奋,如点燃的火焰。我从桥这端奔跑至桥那端;蹬蹬蹬,又从桥那端跑到桥这端,全然没有老师的稳重。深秋时节,河水不深,我们桥上桥下到处跑,然后静静地端详它。孝子河从南川上游奔流而来,两端山势陡峭,山峰耸峙。

陡溪桥为石墩木亭廊桥,两座巨大的石墩屹立于河中,由长条石垒砌而成,上游的石墩做了特殊设计,成窄窄的锐角形,有效分流山洪和漂流物,确保桥梁的稳固。桥墩上面刻有龙头,飞出桥身1米多。在石桥墩的下方中央,各雕刻了一条龙,雕工精美。

青石桥基以上,皆为木质结构。廊桥呈双檐双重歇山顶,加盖小青瓦,雕梁画栋依稀可见。桥身外有栏杆,一排长长的廊座,供人休息。

让人意外的是,廊桥两边栏杆挂满了绿油油的红苕藤,仿佛给陡溪桥拴上一条绿色腰带。我们用红苕藤扮怪,做成一串串的耳环、项链,比比谁做的最长、最好看。红苕藤成了天然屏障,我们玩起了游

戏,大家东躲西藏,嬉笑追逐,玩累了,我们仰躺在两旁的木板上休息。

玩够了,我们又走路回来,到达时天已全黑。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风雨廊桥,更是收获了满满的快乐。步行十几公里,虽然腿脚痛了两天,但一切值得,古朴的陡溪桥让我惊艳。

再后来,我调到城区中学。有一年春天,在我的游说下,我们三个班学生去春游野炊。这次,没有走路,全程包车。

春天的山谷别样的美,山花盛开,河流潺潺,古树新芽,金灿灿的油菜花开满平坝,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孩子们兴奋地在河边取石搭灶,生火做饭,品味佳肴,表演才艺……

陡溪桥更憔悴了,破败得不堪入目。廊桥顶部坍塌,过往踩踏的木板腐朽严重,廊桥已经被当地政府封堵。为了安全,我们没上桥,只能在桥边拍照。

后来听说南川区重修了陡溪桥,一直想去看看。不久前在网上读到《又见陡溪桥》,勾起了我的回忆和情愫。

第三次去陡溪桥,我对这座桥有了更深的了解。桥边立了两块石碑,一碑描述了陡溪桥的历史,另一碑述说了陡溪桥的重修。

陡溪桥,是连接巴县、綦江、南川、正安的茶马古道,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由乡人杨宇泰化缘始建,取名“石塘桥”。8年后该桥被洪水冲毁,清同治三年(1864年),王家冲士绅王体仁(又名王启成)出资重建。王启成因修桥露富被土匪绑架,王老爷却私信家人,宁死不给绑匪赎金,土匪要挟未果,将他杀害。桥成之时,当地人为纪念王启成的修桥义举,便在桥头立碑,取名“王成桥”。桥头的小村落成了古道驿站,客棧、商铺、茶馆,人来马往,生意兴隆。

多年后,一石匠路过坐桥头歇脚,无聊用凿子在“王”字右下处凿一点。时间长了,人们叫“王成桥”为“玉成桥”。河两岸山高壁陡,常有树疙碗被山水冲到河中,孝子河又故称“疙碗溪”,有人把桥叫成“疙碗桥”,久而久之为“陡溪桥”。2021年,南川区政府再次重建陡溪桥。重修后的桥,两墩三孔,桥高5.6米,总长39米。

望着桥上“陡溪桥”三个大字,久别重逢的情愫油然而生。初遇陡溪桥,我青春年少,如今人到中年。那年陪伴我的学生们,已分散各地,不知他们是否还记得我们在陡溪桥的快乐。我眼前是他们在桥上奔跑的身影,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怀念那些青春的岁月,深厚的师生情谊,如潮水般汹涌,如春风般温暖。

新修后的陡溪桥仍是两重歇山顶式廊桥,飞檐翘角,廊道长凳,古韵十足,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又重现孝子河上。

山河爽朗,炊烟依旧,鸡犬相闻,鸭子在水田里嬉戏,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徐徐舒展。

(作者供职于万盛经开区文旅局)

诗/绪/纷/飞

春天是一盆蝴蝶兰



王明凯

春天,是一盆蝴蝶兰
在我家的阳台翩翩起舞
没有梨花的洁白
没有桃花的娇艳
每一张叶片,都藏着墨绿的密码
每一片花瓣,都昂扬着青春色彩

那些折叠的记忆
乘着风的翅膀从故土飞来
带着清晨温暖的问讯
带着山乡细雨纷飞的泥泞
那些走过的山水
在它的叶脉上留下光斑
如那蝴蝶般的寓意
在茂密的簇拥间窃窃交谈

而我春风洋溢的城市
正从它绽放的罅隙望出去
蘸着它丰满的花语
在两江四岸这巨大的画幅上
画巨龙穿楼,画火锅飘香
画春天的阳光如彩蝶飞翔
凭栏处,听川江号子的新曲
唱一支好雨知时,和当春乃发的交响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

开花时节



晓佳

桃花还是芽苞
暖风在枝头打了个喷嚏
雪就落了下来
花瓣顶着正在融化的寒冷
去迎接
春天初恋的光芒

像一封情书
能从这些滴落的纯粹里面
去萃取折射的精华
将心情,染得无比曼妙

当冰冻的梦碎落一地
尘世变得清晰
我从时光匆匆走过的罅隙里
瞥见了蜜蜂与蝴蝶
冬天快要流尽了
她洗涤了陈年的岁月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老乡



周文权

认识王小五是他送快递
上门,一口川普
挂在嘴上,口音带着
庄稼的气息

如大多数村里人
他在大城小镇奔走
脚步生风,背影烙印着
故乡的山水韵律
走的路多了
就走出个
天南和地北

如果刻意要写一首返乡诗
须保留一行面朝故乡
顺山而下,顺水而上
涪江一路向东千里
即使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
王小五必在其中

不像我在城市的缝隙间
种植的惆怅,仍在翻山越岭
唯有此刻,飘飞在
窗前的雪花,停留在指尖
满怀乡愁被融化
(作者单位:潼南区政协)